

爲情，垂頭喪氣，一些沒有精神了；或是聽到了道理正大的議論，倒反覺得不快樂了；或是有恩惠給旁人，旁人反怨恨你了；或是夜裏頭做顛顛倒倒的夢，睡不太平了；最厲害的，還要隨便說假話，失掉他平常的樣子；像這樣的種種，都是作孽的形相。倘然有一件像上邊所說的那種形相，就應該立刻提起精神來，把舊時候的種種行動，一齊改掉。想方法另外走一條新的大路，希望你萬萬不可以自己耽誤自己。

### 積善之方

上邊第二篇所講改過的種種方法，能够把現世的過失改去，自然可以好命不變做壞命了。但只不過是不犯過失，還不能够把壞命變做好命。因爲這一世雖然不犯過失，不犯罪孽，前世有沒有犯過失，有沒有犯罪孽，那裏知道呢。若是前世已經犯了的，那末這一世雖然不再犯，不過前世所犯的罪過，還是要受報應的。那末壞命還只好受苦報應，怎麼能够就變好命呢。所以像

第一篇所講的要改造命，不但是要改過，還要積善、積功德，纔可以把前世所造下的孽消去。所以這一世不但是要不犯過犯罪，還要能够積善積功德，消滅前世造下的孽，那末壞命纔可以變好命。所以第二篇講了改過的方法，趕緊接上這第三篇，講積善的方法。善字上邊，加一個積字。可見得不是偶然做一些些善事，就能够把壞命變成好命的。一定善事要做得多，積成了許多的善，纔可以有效驗看見哩。

易曰：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，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，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。孔子稱舜之大孝，曰：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，皆至論也。試以往事徵之。

【註】妻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把自己的女兒許配人家，叫妻。叔梁紇、是孔夫子的父親。歷敘、是把一件一件事情，都講出來的意思。逆字、是預先的意思。廟字、本來就是相貌的意思，皇帝或是國王，祭祀祖宗

的地方，叫廟。所以叫做廟的緣故，因為在祭祖宗的時候，做子孫的，都要想念祖宗的相貌，所以叫做廟。又因為祭的是祖宗，所以叫做宗廟。饗字、同了享字一樣的意思。至論的至字，是極確切實在的意思。徵字、是考驗證明的意思。

【解】易經上有兩句話說道：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所以從前姓顏的人家，要把他的女兒，許配叔梁紇。把孔家上代祖宗所做的事情，一件一件都提出來，覺得孔家所積的德，是很多很長久的。所以預先知道孔家的子孫，必定有大興發的。果然後來生出孔夫子那樣的大聖人來了。又孔夫子稱讚舜的孝父母，不是平常的孝，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大孝，所以孔夫子說：舜祭起他的祖宗來，祖宗必定享受的。因為舜的孝心，可以感動他的祖宗來享受。若是忤逆不孝的壞子孫，祭起祖宗來，沒有一些誠心，怎麼會感動祖宗來享受呢？況且祖宗也決不要享受這種壞子孫的祭哩。像舜這樣的大孝，不但是祖宗要享受他的祭，並且世世子孫，一代一代的可以保住他的福德，不會敗落下

去的。春秋時代的陳國，就是舜傳下來的子孫，你看興發得長久不長久呢？上邊那樣的兩種說法，都是極確切實在的議論。倘然還不十分相信，可以拿已經過去實在的事情來，考驗考驗，證明證明。

楊少師榮、建寧人。世以濟渡爲生，久雨溪漲，橫流衝毀民居，溺死者順流而下，他舟皆撈取貨物，獨少師曾祖及祖，惟救人，而貨物一無所取，鄉人嗤其愚。逮少師父生，家漸裕，有神人化爲道者，語之曰：汝祖父有陰功，子孫當貴顯，宜葬某地。遂依其所指而窆之，即今白兔墳也。後生少師，弱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、祖、父，如其官。子孫貴盛，至今尙多賢者。

【註】明朝清朝時候，教皇帝讀書的先生，有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、少師、少傅、少保、六種，都是很大的官。建寧、是福建省的建寧府。濟渡爲生，是搖擺渡船過生活的意思。溪、是山裏頭的泉水流到大河裏去所經過的地方。

橫流、是因爲水流得急，水的勢厲害，就橫衝直撞的流了，所以叫橫流。毀字、是壞了坍了的意思。溺死、是淹死在水裏頭的意思。嗤字、是偷偷的笑人。逮字、是等到的意思。裕字、是寬的意思，有多的意思。陰功同陰德一樣。窆字、是把棺木葬下的意思。古時代一個人到了二十歲，叫弱冠。三公、就是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、少師、少傅、少保、等六種官。只說三公，不說六公，是把少師、少傅、少保、包括在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、裏頭了。六種做到一種，就可以說做到三公的。盛字、是興旺的意思。

【解】有一位做過少師的人姓楊，名榮，因爲大家尊重他，所以就稱他楊少師。他的上輩，世世代代做搖擺渡船生意的。有一次，雨下得太長久了，山上溪裏頭的水，積得太多了，漲起來了，水勢橫衝直撞，把百姓住的房屋都冲坍了。百姓淹死在水裏邊的，順了水勢，一直流下來。旁的船，都撈取水裏頭飄來的各種貨色，同了物件。獨有少師的曾祖，同了少師的祖，專門救水裏頭飄來的人。所有水裏頭的東西，一件都不撈。鄉下的人，都偷偷的笑

他們是愚笨的人不去撈些東西。後來等到少師的父親，生出來了，他們家裏頭的光景，也漸漸的寬了。有一位神人化了一個道士那樣的，向少師的父親說道：你的祖父，同了你的父親，都積有許多陰功。所生的子孫，應該要發達做大官的。你的父親可以葬在某處地方。少師的父親，就依了這位道士所指定的地方，把他的祖父，同了他的父親，葬下去了。這一座墳，就是現在很有名的，大家稱他做白兔墳的。後來少師生了，到二十歲的時候，就發科發甲了。一直做官，直做到三公裏頭的少師。皇帝還封他的曾祖、祖父、父親，像少師一樣大的官。少師的子孫，傳下來做大官的，多得很，興旺得很，一直到現在，還有許多很好的子孫哩。

鄞人楊自懲，初爲縣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時縣宰嚴肅，偶撻一囚，血流滿前，而怒猶未息，楊跪而寬解之。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悖理，不由人不怒。自懲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

矜勿喜；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？宰爲之霽顏。

【註】鄞、是一個縣名，是浙江省寧波府所管的。吏、是衙門裏頭的書辦。縣吏、是在縣裏頭幫助知縣辦事的書辦。縣宰、就是知縣。撻、就是打。囚、是囚犯。就是犯了罪的人。息字、是停止的意思。越法、是違犯法律的意思。悖理、是逆理，不順道理的意思。失其道、是不依照道理做事的意思。哀、是傷心的意思。矜是可憐的意思。霽字、本來是雨停住不落的意思，這裏的霽顏，是停止發火的面色。○書辦、是衙門裏頭辦公事人的一種名目。

【解】鄞縣人楊自懲，起初做縣裏頭幫縣官辦事的書辦。這個人的地位雖然小但是他的心，是常常存一種愛人厚道的心。守定王法官法，公平得很，一些不肯亂來的。那個時候的縣官，很厲害方正的。偶然打一個囚犯，直打出了許多血來流滿在縣官的面前，這個縣官的火，還是不肯停歇。楊自懲看見

了，心裏頭難過，就跪在這個縣官面前，替那個囚犯解釋，求縣官放寬些。縣官說你替他說情，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放寬，不過這個囚犯，不守法律違背道理，不能够叫人不發火。楊自懲就一邊叩頭，一邊說道：在上面做官的人，不依照了道理做事，在下面做百姓的，就沒有好榜樣可以跟了做。所以百姓的心，已經離散了長久了。審問案件若是審出了實在的情節，尙且要替他們傷心，替他們可憐，不可以因爲審出了案情，就喜歡。若是存了喜歡的心，恐怕要把案件忽畧了，就容易錯了。若是發火，又恐怕隨便打人犯人受不住打，就勉強招認了，不就容易冤枉人麼？所以喜歡也是不可以的。照這樣講起來，是喜歡尙且不可以，怎麼可以發火呢？那縣官聽了他的話，心裏頭感動了，把面上發火的樣子，停止住了。○這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四句書，是出在論語第十九篇子張上的。是孔夫子的大弟子曾夫子說的。一部論語，總共是二十篇，每一篇都有一個名目的，這第十九篇，就叫子張。



家甚貧，餽遺一無所取，遇囚人乏糧，常多方以濟之。一日，有新囚數人待哺，家又缺米；給囚則家人無食；自顧則囚人堪憫；與其婦商之。婦曰：囚從何來？曰：自杭而來。沿路忍饑，菜色可掬。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。後生二子，長曰守陳，次曰守址，爲南北吏部侍郎；長孫爲刑部侍郎；次孫爲四川廉憲，又俱爲名臣；今楚亭、德政，亦其裔也。

【註】餽字、是送的意思。遺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是給的意思。兩個字差不多的，不過餽字是送的意思，說起來客氣些。遺字是給的意思，說起來不客氣些。乏、是缺少沒有的意思。濟字、是救濟苦人的意思。哺字、是拿吃的東西給人吃。待哺、是餓了候旁人給東西他吃，像小孩子等候喂奶那樣。菜色是說受餓的人，只吃野菜，臉上一些沒有血色那種樣子。掬字、本來是兩手捧起來的意思，這裏說菜色可掬，是形容面色黃得太厲害了，這種

黃的顏色，直可以用兩只手來捧的了。撤、是除去的意思。煮、就是燒。食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是拿東西給旁人吃的意思。從前京裏頭的官，有六部的時代，每一部裏頭，最高的官，叫尙書，第二等大的，就叫侍郎。侍郎、還有左侍郎、右侍郎、兩種哩。吏部侍郎，所以稱南北的緣故，是因爲明朝時代，第一朝皇帝太祖，是在南京的，所以南京算是京城。後來到了大家稱做永樂皇帝的成祖，又搬到北京去了，又把北京也算是京城了。但是原來南京的京城，並不取銷，所以變成南北兩個京城了。兩個京城，都有六部的。有南京的六部，就有南京的吏部侍郎，有北京的六部，就有北京的吏部侍郎，所以稱做南北吏部侍郎。守陳守址兩人，一個做南京吏部侍郎，一個做北京吏部侍郎。還有外省專門管刑法的官叫提刑按察司，可以稱做廉訪，也可以稱做廉憲，也有稱做臬臺的。名臣、就是有名的臣子，這是很有大學問，大功勞，好名聲的大官，纔可以稱做名臣。今字、是現在的意思。楚亭上邊加一個今字，猜想起來，或者是了凡先生的時候，楚亭正在做官，所

以說現在的楚亭。德政、或者是另外一個人，也是在那個時候做官的。裔字、是後代的意思。

【解】講到楊自懲的家裏頭，是很窮的，但是他雖然窮，旁人送他東西，他一些不肯受的。碰到囚人缺少了米糧，他常常用許多方法，去弄米來，救濟那些沒有飯吃的囚人。有一天，來了幾個新的囚人，一路上沒有東西吃，餓極了，急得很的希望旁人給他們吃。楊自懲的家裏頭，剛巧米糧也存得不多。若是拿來給了囚人，那末他家裏的人，就沒有得吃了。顧了自己吃，那末這幾個囚人，又餓得很可憐的。他沒有辦法，就同他的妻商量。他的妻問他：囚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楊自懲道：是從杭州來的，沿途都沒有得吃，熬了餓到這裏來，面上一些沒有血色，像一種又青又黃的菜色，差不多可以用手捧起來的。因為這幾個新來的囚人，實在可憐，所以楊自懲就把自己所存的一些米，都拿去燒了粥，給幾個新來的囚人吃。後來楊自懲生了兩個兒子，大的叫守陳，小的叫守址，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。大的孫子，做到刑

部侍郎。小的孫子，也做到四川省的按察司。兩子兩孫，並且都做了名臣，現在那名字叫楚亭的，同了叫德政的，都是楊自懲的後代。

昔正統間，鄧茂七倡亂於福建，士民從賊者甚衆；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，以計擒賊，後委布政司謝都事，搜殺東路賊黨；謝求賊中黨附冊籍，凡不附賊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約兵至日，插旗門首，戒軍兵無妄殺，全活萬人；後謝之子遷，中狀元，爲宰輔；孫丕，復中探花。

【註】正統、是明朝英宗皇帝的年號，像清朝時候稱光緒宣統一樣的。鄧茂七、是一個謀反的土匪。倡亂、是領了頭謀反的意思。這裏的一個賊字，並不是偷東西的小賊，賊可以大，可以小的，凡是謀反叛逆的人，也稱做賊的，實在就是土匪。朝廷、是皇帝辦事的地方，就像現在所說的政府。起、是用的意思。一個人先做過官的，中間不做了，後來又要他出來做官，叫

起。都憲、就是都御史，是都察院裏頭最高的官，是各種御史的領袖。這都御史的官職，是很高的，權柄也很大的。都察院、就是專門查察京裏頭，同了外省各種大大小小的官，做得好不好的。所有各種的御史，都歸在都察院的。南征、是那個時候的皇帝，是在北京的，福建是在南方。從北方派官到南邊來剿殺土匪，所以叫南征。征字、是攻打剿滅的意思。委字、就是派的意思。布政司在清朝時候，也可以叫做藩臺。是管一省裏頭的錢糧的。查察一省裏頭的大小官員，好的就用他們，壞的就去掉他們，還有百姓們的一切大小事情，都歸布政司管的。不過犯法的事，是歸按察司管的。都事、是布政司手下的一種官。籍、就是簿子，同冊子差不多的。戒、是禁止的意思。妄殺、就是亂殺。宰輔、就是宰相，一個國裏頭，除了皇帝，就算宰相是最大了。

【解】從前明朝正統皇帝的時候，有一個土匪叫鄧茂七。在福建地方，領了頭謀反。福建的讀書人，同了小百姓，跟了他一同謀反的很多。皇帝就起用

做過都御史的一位鄞縣人，姓張、名楷的，去搜剿他們。這位張都憲用了計策，把鄧茂七捉住了。後來福建省東邊，還有鄧茂七的許多黨羽。張都憲又派了福建布政司部下一位姓謝的都事，去搜查捉拿剩下的賊匪，捉到就殺。謝都事不肯亂殺，向各處尋覓依附賊黨的名冊。查出凡是不依附賊黨，各冊裏頭沒有他們姓名的人，就都給他們白布小旗一面，約定他們，搜查賊黨的兵，到的那一天，把這一面白布小旗，插在各人自己家裏門口。並且禁止官兵，凡人家門口有白布小旗的，一概不准亂殺。謝都事有了這樣一個命令下去，凡是不依附賊匪的人家，都有了一面白布小旗，就可以不殺了。有了這一面旗的人家，就完全得到活命了，約起來總有一萬人的多。後來謝都事的兒子，名叫遷的，就中了狀元，官做到宰相。謝都事的孫子，名叫丕的，又中了探花。

莆田林氏，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團施人，求取即與之，無倦色；

一仙化爲道人，每旦素食六七團。母日日與之，終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誠也。因謂之曰：吾食汝三年粉團，何以報汝？府後有一地，葬之，子孫官爵，有一升麻子之數。其子依所點葬之，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纓甚盛，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。

【註】莆田、是一個縣名，歸福建省興化府管的。無倦色的倦字，並不是要睡的倦，是討厭的意思。旦、是早晨。索、就是討。爵、是爵位。做大官的有了大功勞，皇帝就賞他爵位，像公爵、侯爵、伯爵、子爵、男爵、有五等爵。清朝以前，都有這種爵的。官爵、就是說做官封爵的意思。麻子、是麻的子，一粒一粒極小的。累代、是好幾代不是一代。簪、是帶大帽用的，插在頭髮裏邊的一枝簪，用來插牢大帽的纓、是大帽上的帶，用來縛住大帽的。不過這種纓，有各式各樣分別的，看這個人身分的大小，就用那一種的纓。簪纓兩個字併在一起，是說有身分的人，做大官的人。

【解】在福建省的莆田縣裏頭，有一家姓林的，他們的上輩，有一位老太太，很喜歡做善事的，常常把米粉，做了粉糰給窮人吃。只要有人向他要，他立刻就給人吃的，一些沒有討厭人的顏色，在面上露出來的。有一位仙人，變化了一個道士，每天早晨，向這位老太太討六七個粉糰。老太太天天給他，一直給滿了三年，從來沒有少給過，也沒有討厭過，三年像一天一樣，仙人方纔曉得這位老太太做善事的誠心，實在了不得。所以就向老太太說道：吾吃了你三年的粉糰，吾怎樣的報答你呢？你的府上後面，有空地一塊，若是葬在這地上，將來子孫有官爵的，可以有一升麻子那樣的多。你想麻子是很細的，一升麻子，不曉得有多少粒數哩，還了得麼。後來老太太死了，他的兒子，就依了仙人所指的地方，把老太太葬了下去。林家的子孫，第一代發科甲的，就有九人。後來世世代代，發達做大官的人，多得很，興旺得很。福建省裏，竟有沒有姓林的人去考，不能夠發榜的謠言。考試是有一定時候的，考中的人，也有一定數目的。既經考試了，那有不發榜的道



理，那有一一定要把姓林的加進去的道理，那裏有姓林的不去考，就不發榜的道理，這一句謠言的意思，就是說林家考試的人多，並且都能够考中的。所以發到榜，就不會沒有姓林的人在裏頭的。這樣看來，林家考中功名的人，多得還了得麼。

馮琢菴太史之父，爲邑庠生。隆冬早起赴學，路遇一人，倒臥雪中，捫之，半殭矣。遂解己綿裘衣之，且扶歸救甦。夢神告之曰：汝救人一命，出至誠心，吾遣韓琦爲汝子。及生琢菴。遂名琦。

【註】太史、就是翰林。因爲我們國裏頭，有一個機關，叫國史館。所有國裏頭重大的事情，都是國史館裏頭的人，把他記起來，做成一部書，叫歷史。每一朝皇帝，有一部歷史。像明朝就叫明史，清朝就叫清史。這種做歷史的人，大半都是翰林，所以翰林又稱做太史。邑、就是縣。古時代一縣裏頭的學校。叫庠，俗名叫縣學。所以從前的讀書人，第一次考取了秀才，就

是進了縣裏頭的學校，就叫庠生。大家說慣的叫進學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隆字、有大、有多、有厲害、等種種意思。隆冬、是最冷的冬天。赴字、是到那邊去的意思。捫字、是用手摸的意思。裘、是皮袍子。綿裘、是拿綿綢做面的皮袍子。衣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是拿衣服替旁人穿的意思。甦字、是醒回轉來的意思。韓琦、是宋朝一位極有本領，文武全材的將官。在英宗神宗皇帝時候，做過十年宰相。才幹極好，見識極高的。國裏頭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愛他。國外頭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怕他的。是一位很有名，很了不得的大人物。後來神宗皇帝賜他的諡法，是忠獻兩個字。所以後世的人，都稱他韓忠獻公。

【解】馮琢菴太史的父親，是一位秀才。有一年的冬天，剛巧是極冷的一天。這位老先生早晨起來，到縣學裏頭去。在路上碰到一個苦人，跌倒在地上，暈在雪裏頭。馮老先生用手去摸摸他，已經一半凍僵了，差不多要凍死了。馮老先生哀憐這個苦人，就把自己穿的皮袍，解下來替他穿上了。並且

還扶他到自己家裏頭去，救他醒回轉來。那馮老先生救了這個苦人的命，就做一個夢。夢裏頭看見一位神人告訴他道：你救人一條命，是發極誠的心來救的，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吾打發韓琦投生到你家裏，做你的兒子。等到後來，琢菴太史生了，所以就題他的名字叫琦，因為他是韓琦投來的緣故。

台州應尙書，壯年習業於山中。夜鬼嘯集，往往驚人，公不懼也；一夕聞鬼云：某婦以夫久客不歸，翁姑逼其嫁人。明夜當縊死於此，吾得代矣。公潛賣田，得銀四兩。即僞作其夫之書，寄銀還家；其父母見書，以手跡不類，疑之。既而曰：書可假，銀不可假；想兒無恙。婦遂不嫁。其子後歸，夫婦相保如初。

【註】台州、是浙江省的一府。壯年、是中年時代。習業、就是學習事情。讀書人讀書用功，也叫習業。嘯、就是鬼叫。集、是聚在一處。夕、是夜裏頭。縊、是上吊。潛字、是暗暗裏做，不給旁人知道的意思。僞、是假。書、就是信。手跡、就是筆跡。不類、是不一樣，就是不像。

【解】台州有一位姓應，做過尙書的，他在中年時候，在山裏頭讀書。夜裏頭鬼多得很，聚在一起做鬼叫，常常嚇人的，獨應公不怕鬼叫。有一夜，應公聽到鬼說道：某人家有一個婦人，因為他的丈夫，出門到遠處地方去做客，好久沒有回來。他的翁姑，想他們的兒子是死了，所以逼住這個婦人，要他嫁人。這個婦人是好的，不肯另外嫁人。所以明天夜裏，要在這裏上吊，吾可以討替代了。俗話說起來，凡是吊死的鬼，一定要又有一個人吊死，替他做了吊死鬼，他纔可以去投生，所以叫替代。應公聽到了鬼的話，心裏頭很難過，動了救人的心。就不聲不響，暗暗的把自己的田，賣了四兩銀子，還寫了一封假信，算是婦人的丈夫，寄銀子到家裏來的信。這個出門人的父母，看見了信，因為筆跡不像他兒子寫的，所以疑惑這封信是假的。後來又回轉來說道：信可以假的，銀子不可以假的，那個肯把銀子寄來呢，想一定是兒子很安好，所以會把銀子寄回來。他們這樣一想，就不逼這個婦人，另外嫁人了。這個婦人，就安安逸逸不嫁了。後來他的丈夫回來了，他們夫婦

兩人，就得保全了，不拆散了，像從前一樣的好好過日子了。

公又聞鬼語曰：我當得代，奈此秀才壞吾事。旁一鬼曰：爾何不禍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陰德尙書矣，吾何得而禍之？應公因此益自努勵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；遇歲饑，輒捐穀以賑之；遇親戚有急，輒委曲維持；遇有橫逆，輒反躬自責，怡然順受；子孫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

【註】秀才、是稱應公，想來應公在那個時候，是一個秀才。這裏的一個禍字，是害他的意思。上帝、就是上天，也就是世俗所說的玉皇大帝。陰德尙書，是因爲他做了沒有人曉得的大功德，所以上帝給他做尙書。這尙書的官，是因爲做了大陰德，纔得到的，所以鬼就稱他做陰德尙書。益字、是更加的意思。努字、是用力。勵字、有勸勉的意思，有起勁去做的意思。委曲、是不能夠放開手去做，是要用種種遷就的方法去做。維持、是幫助他、

不放他失敗的意思。橫逆、是不講道理，沒有禮貌，野蠻的舉動。怡然、是心平氣和的意思。順受、是受了這種橫逆，一些沒有什麼不高興的意思。累累、是很多的意思。

【解】應公又聽到鬼說道：我本來可以討到替代了，無奈被這個秀才壞了吾的事，救了那個婦人不上吊，吾就討不到替代了。旁邊一個鬼說道：你爲什麼不去害他呢？鬼說道：上帝因爲這個人心好，有陰德，已經派他做陰德尙書了，吾怎麼還可以去害他呢？應公因爲聽到了兩個鬼所講的話，曉得做善事的好，更加努力更加起勁。善事一天一天加上去修，功德一天一天加得很厚。碰到了荒年的時候，他每一次都捐出自己的穀來救濟苦人。碰到親戚裏頭有急難的，他一定想種種方法來幫助人家，使得人家過得去。碰到蠻不講理的人，他就回轉來自己責備自己，想自己一定也有了錯，所以旁人要這樣對待我。他就心平氣和甘心願意的受了一些不同旁人計較。應公能够這樣的做好人，所以他的子孫，發科發甲的，一直到現在，還是多得哩。